

特31

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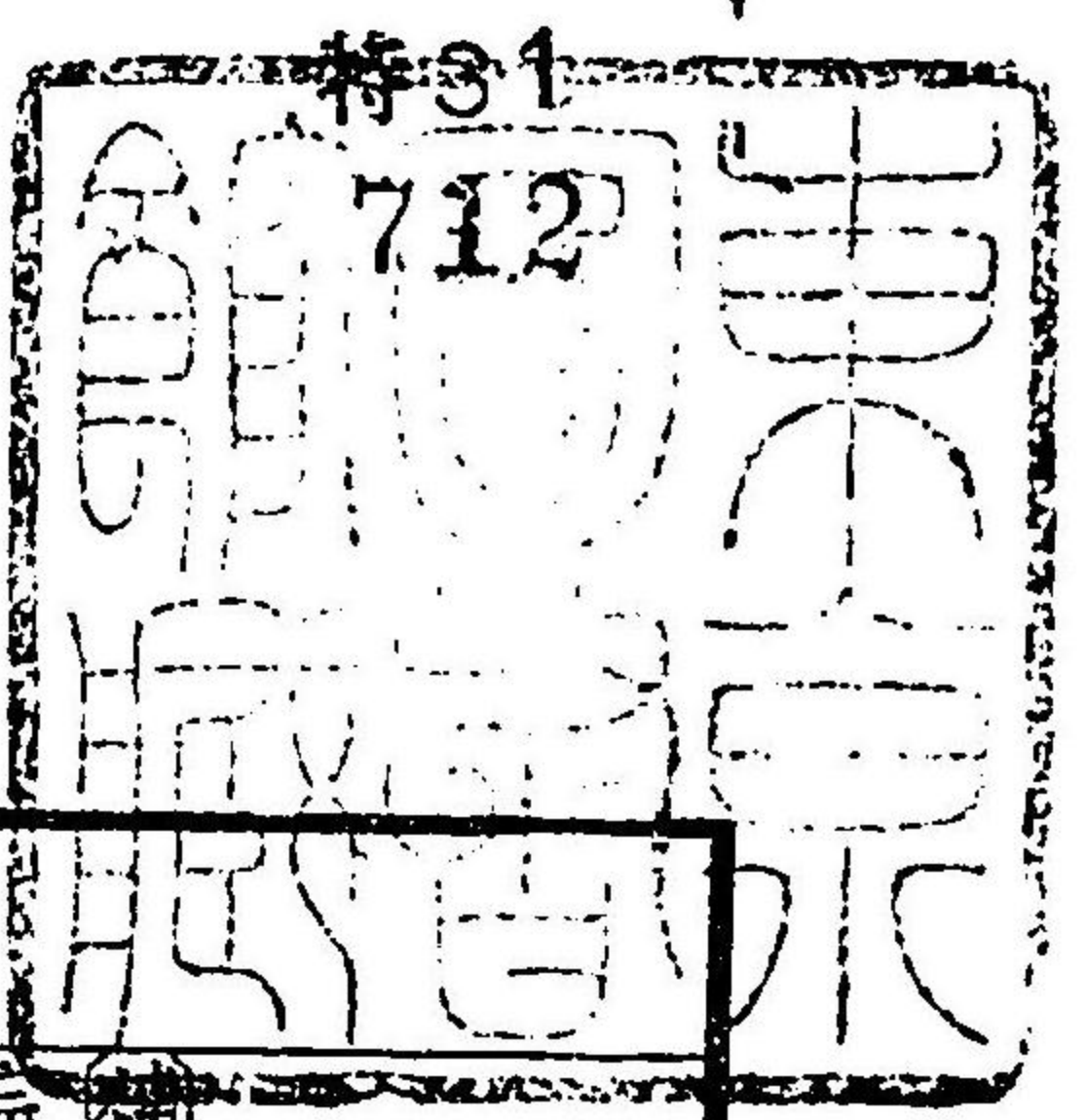
笠間三註

標註十八史略

卷之七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目錄

宋哲宗皇帝	徽宗皇帝	欽宗皇帝
南宋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
寧宗皇帝	理宗皇帝	慶宗皇帝
孝恭懿聖皇帝	端宗皇帝	昀皇帝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

宋

筑後 笠間益三 標註

補綱鑑分註
 宗幼冲嗣位高
 太后臨朝任用
 賢相庶事脩舉
 治後燕小人得
 志橫行追貶元
 始正人殆無虛
 日以致禍亂而
 金狄之難前徵
 欽之禍兆矣
 補按邢恕博通
 經籍能文章從
 程頤學司馬光
 呂公著王安石
 吳充皆重之然
 天資詭詐冒進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先是
 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冲幼岐
 嘉皆賢主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
 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顯賴已及章惇蔡
 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
 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
 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

標註十八史略 卷之七 宋哲宗

東馬 戶馬 檢邪之小人耳
補雲間張氏曰
抑觀高后聽政
之初起司馬光
呂公著程顥
嘉問邢恕罷
甲團教方田市
易養馬諸法皆
所以合天心而
協人意者也孰
謂女后當國而
無足稱者哉
補按元祐元年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謂以差
役法之弊蘇軾
高利害略等上
之光持之益堅
吳中曰司馬光
主差役王安石

走兒童 者如
主差役王安石

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
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
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由等皆從中出大
臣不與（煦音吁去聲）唐百官志起居令人分侍左右
掌獻納四方之書太后神宗母高氏神宗崩尊為
太皇太后（岐嘉哲宗二兄）顯亦哲宗兄（賴已之已音紀為
神之為去聲罷抵當神宗時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
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
罰錢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汴云罷汴河堤岸司每歲所收
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先是京師百
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類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
衆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
從中出自太后出不與之與音豫 ○王珪平蔡確韓縝為
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
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外遐赴闕入臨衛士望

司馬 王應俊二役輕
重等利害相

周顥 自名節以
補續綱目注走
卒伍伯之類也
云々即今行使
狀也
補按使家言有
名望以爭加額
者合當加額而
跪拜即南膜拜
也梵語南無或
曰南膜猶言歸
依也胡人每拜

票生 依也胡人每拜

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每歸洛留
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
執政（臨去聲吊哭） ○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
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
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之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
自礪雅有高超胸襟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
于世顥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
斯文為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

票生 依也胡人每拜

佛必呼南膜而誦其景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願之也
補按韻言曰新法之行乃吾等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
補按綱鑑願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開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
 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眾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實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願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
是歲元豐八年頤音姓惇頤名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一篇一命周禮九命士一命今第九品也上上聲推音吹表叔外親曰表夫音扶賀賀焉無見銀千四百年語去聲張載字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語去聲張載字

邵雍精於數

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推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園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書郎
補按綱目願負性過人充養有道又云遇事優為又云深有意經濟按伯子之天賦自高加之以學則其所成
 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止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
孫吳佛老之類二程明道伊川 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願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堯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
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也同推音吹下同中音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長音張上聲皇極云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一卷觀物外

票生一
 史格
 卷一
 宋哲宗元祐元年
 三
 東山莊

誠有由矣其被召遷死可不惜者補按廣義按宗以啓沃之任待賢之學輔宗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若宗惟和惟一勿有問之吾見武丁傳說不定專美於前矣未幾遂反成當禍惜哉補按廣義光公平正大慶國庇民熙寧新法刻革殆盡一變而為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

司馬光為左僕射

至是顯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

王安石

古之良弼不過如此嗚呼漢業未復而武侯早卒秦秦未固而孟猛先歿詎不深可惜哉使天假之以年則不惟無絕聖稱亦且無宗室之禍子補按宋紀安石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洗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質樸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也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靈祀合為一人性復強及遇事無可否自

西主一八 卷七 宋哲宗 東山莊 載

温公

信所見執意不
面然議論奇高
能以辯博濟其
說故神宗排衆
論而力倚任之
甚者謂天變不
定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
以是不克令名
以終又時光已
得法而青苗免
役將官之法猶
在西戎之議未
決光歎曰四害
未除吾死不瞑
目矣析簡與呂
公著曰光以身
付國以家事付
愚子惟國事未
有齊社公屬公

實也。語如字福建子釜○呂公著右僕射。以呂公著為右僕射下皆做此
文彦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
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哭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
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幣之畫
工有致言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
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
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語去聲○蘇軾程頤同在經筵

蘇軾
程頤
成隙

既而詔免朝覲
許乘肩輿三日
一入省光不敢
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令
子康扶入對遼
人問之勅其邊
吏云云

諸賢
分黨

補按下奉曰史
稱王安石開變
法夷然不以爲
意者此安石之
矯情或史氏之
誤筆也夫安石
之躁迫彊戾豈
有夷然者乎及
聞罷免後法而
愕然失聲而則
真情矣迨元祐
元年則其黨在

既而詔免朝覲
許乘肩輿三日
一入省光不敢
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令
子康扶入對遼
人問之勅其邊
吏云云

軾喜詣詭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朝侮之光之薨也百官
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
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
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為言官力攻軾傳堯俞王
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
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
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光庭易為
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
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
罷後再入三人皆不久而出。曰不之不音否枉死市戲言通當枉死於市門人受業生

呂公著

其法廢而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齋自勞之外絕滅無聞足徵新法殃民之報云

曰門人易音異論去聲右與佑通元豐○呂公著為司空神宗年號散音傘間散間如字幾如字

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兵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

發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實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

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

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賴輟等力陳其不可摯罷蘇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

漢陽軍屬湖廣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車蓋亭安州郡治譏訕其詩云嬌嬌名臣郝觀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波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唐高宗上

呂大防

公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遂色於聲利紛華

太后

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過事善决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

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觀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識臺諫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荆棘久無遠貶過嶺爭諍同交章交上章疏黨○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

太后

補按純仁言于

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

太后

朝宜務寬厚不

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

太后

可以語言文字

去與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

太后

今舉動宜為將

下稱為女中堯舜不比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

太后

來法此事甚不

皆疎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

太后

補按太后臨朝

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

太后

華夏安定行故

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

太后

事抑絕外家私

恩不進用外家為帝慮為諸老

太后

可聞端也

東崖堂藏

成憲賢哲超群補按章惇毒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登下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程思上官均等居要地協謀明毒報復仇怨補按政明章惇惠卿宋之大姦今復其官則是大姦得路群陰震遠去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海分崩而不止也豈不深可憐乎豈不深可痛乎

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與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呼去聲曾音層不比私暱曰比嗣君哲宗二子徐王魏王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年號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號為邊之為去聲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已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

成憲賢哲超群
補按章惇毒以
紹述為國是遂
引其黨登下林
希黃履來之邵
張商英周秩程
思上官均等居
要地協謀明毒
報復仇怨
補按政明章惇
惠卿宋之大姦
今復其官則是
大姦得路群陰
震遠去自此而
後小人盡用新
法盡復不至於
天怒人怨四海
分崩而不止也
豈不深可憐乎
豈不深可痛乎

補按許浩曰宜仁之賢遠過明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山孫外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吳安詩王份張耒龜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蕪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章惇蔡下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乎抵其奏於地

劉氏

果斷有大臣風
功成退居朝野
倚重焉
補按范龍章
惇進此元祐紹
聖治亂之幾
補按初陽聖田
書議論慷慨與
鄒浩以氣節相
激厲及劉后去
畫謂自志完不
言可以絕交矣
浩得罪蓋迎諸
途志完鄒浩宗
補按綱鑑分注
徽宗機巧多技
大興土木窮極
淫樂天變民怨
盜賊雖平及後
不省屏忠仕奸

首叛呂畏與大防相
復音伏治平聲奪贈
免份音彬未音雷去聲罷節
度使孟氏廢事見宋鑒紹聖
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
鑒云取淳奏就燭焚之
○立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鄒
浩亡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
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
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元符三
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壽三十五皇弟立是為徽
宗皇帝
○改元者三元
○祚紹聖元符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

太后
同分
國事
仁等
並叙

約金滅虜尋為
冷狀廢帝北行
封晉德公殖五
國城京哉
補綱目純仁時
在永州遣中使
賜以茶藥諷之
曰皇帝在藩邸
太后在宮中知
公先朝高事忠
直今虛相位以
待不知目疾如
何用人醫之
純仁頓首謝云
事在哲宗元符
三年四月
補又按追復文
彥博等三十二
人官亦見同年
五月且從韓忠

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相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
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
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叙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
處音杆下同分音墳去聲下同二十
餘人皆章惇得志時貶黜者夬音怪
○韓忠彥為右僕射
忠彥琦子也
○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
三人
文彥博王珪呂太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
傅堯愈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君錢總顧臨趙君
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澆孔武仲姚勔盛陶趙鼎孫覺杜
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
志時追貶奪
○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
○章惇罷尋竄
○
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一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

彥之言也。
補按初意厚之被廢也右正言任伯雨論厚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緝捕請誅之未報會重諫陳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補按綱目蔡下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欺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意博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博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

晉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下罷其執政京為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外等言與下俱貶。任音壬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大誥令大廢置丞相密畫內外密奏皆專受專對 音聲目動曰瞬語去聲射人先云云杜甫前出塞詩詞引以喻去惡當去其魁。○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更變章惇蔡下所為既而布迎上肯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號更音庚李氏曰言紹述熙豐之政

延禧
 立号
 天祚
 女真
 阿骨
 打立

博毅然主持下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博迹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釀夫論博下之惡。
補按廣義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於初政豈小補哉然則分注載曾布徒伯雨為度支員外郎而其細則歸之徽宗者命今出于君而徽宗不得不任其責也

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佞人邢恕章惇復得進用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佞人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遼主弘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挈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挈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首曰嚴版有孫曰楊哥太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直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二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阿音遏擊奴加切辰韓東夷有馬韓辰韓辨韓元魏元氏

補按細目蔡京自書蔡黨為大碑頌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有長安石人蔡黨工安民黨鑄字

北魏(鞞音末鞞音局)生女真大金志居混同江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真亦臣於契丹(新羅國在東夷)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支彥博等)曾布罷蔡京為歷太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嘗罷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

京父子推執相 窮極之士之功 作山

如約悉改幾縣願彼無一遠者自光光毒日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有補丁南湖曰豐享豫大易高標治之道也而蔡京倡之以濟其召亂之謀補按帝時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木帝嘉之後歲々增加真五六品是便家所引劾作冲補按徽宗政和六年四月會道

權執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太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太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劭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一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改名良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平聲過音戈排)

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上劉浪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場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卓已而後官生于漸多帝善益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功及開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閣作上清寶籙宮密運

擯也輓也音唱鑄九鼎宋鑿魏漢律議制鼎各以莫八方曰蒼東方曰彤南方曰晶西方曰寶北方曰魁東南曰阜西南曰壯西北曰風東北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致亂之兆大晟樂學校祭先聖樂神霄宮初名王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為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一運為一綱令去聲下同麋鹿大曰麋小曰鹿良嶽改萬歲山為良嶽音廉酒旗飲博奕

○時星區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良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蓉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二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蓉芙蓉蓮也異首連蒂曰雙花

○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

女真阿骨打稱帝 禁著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諸館舍甚闊上下亭宇不可勝計皇城上作復道通寶錢宮以便齋醮之事又曰七年春二月庚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太齋輒費錢數萬謂之十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補表凡曰梁道孫子養宗寧間任河北都轉運使計奉上

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襄○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號於會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深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乘勝虜遼東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昊國號太玉明年破遼上京會色禽獸女色海東

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五其國名也混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州刺史高仙壽中京在遼陽今二寧府上京長春西遼未詳深流河源

至指錢三百萬市兆珠以進兆珠出女直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直捕海東有以兆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

流未詳來音來降音頂平聲

○高麗來求醫上遣一醫往還奏醫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互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

童貫
任責
措置
邊事

○補按廣義書輔忠若愛國而及蒙寬則徽宗之縱欲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欲不亡得乎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密問如吳越見諫臣也

○補按上文壯曰宋徽宗用蔡京

○上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言編官

○復遼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鄆州鄆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

○童貫自宗室間與王韶之子領兵

○現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未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

○童貫自宗室間與王韶之子領兵

○王黼言任官者重貴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每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我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王黼言任官者重貴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每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我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所居阿芝川來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

○所居阿芝川來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

○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

○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

○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取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

○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取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

○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

○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

○其使歸國時准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

○其使歸國時准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

○就招安睦戢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

○就招安睦戢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

○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

○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

勝以自贖帝命
 蒙知東平府未
 赴而卒又命張
 叔夜知海州江
 將至海州叔夜
 使開者視所向
 江運趨海濱劫
 鉅舟十餘載因
 獲叔夜其死士
 得千人設伏近
 城而出輕兵距
 海誘之戰先置
 壯卒海旁伺兵
 合舉火焚其舟
 賊聞之皆無聞
 志伏兵乘之禽
 其副賊江乃降
 補按察明來歸
 者金人心服而
 歸之也然皆為

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
 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
 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
 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
 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其方宋師敗
 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
 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問道蕭幹還
 救死鬪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
 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
 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

論遼之中

心服而歸之宋
 求地於金惟遂
 欲速之心不顧
 禮之可否所欲
 必得無請不從
 增歲幣納租稅
 而燕之子女玉
 帛皆為金人所
 取所得者不過
 空城而已以有
 用之財易無用
 之地竊為微宗
 不取也
 補按發明微宗
 竭天下之財力
 得七郡之空城
 論功行賞不亦
 謬哉惟居中自
 陳無功不受封
 爵庶幾彼蓋於

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
 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
 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
 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王韶之子淳復音
蕭廓州屬甘肅更姓之更音庚復燕議李氏曰啓燕雲之
彼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繼而趙良
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微宗如之何不喜夫豈知天下人
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
大矣漢人高藥師阿芝之阿烏何切遣使李善慶京貫蔡
京童貫呼慶呼姓慶名燕京即幽州西京即大府古北
關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
宋與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擴音廓幾如字睦州屬江浙
今建德府為震之為去聲松亭關在景州北將至之將音
將雲中郡名即西京燕王淳遼親王帥音率常勝軍涿州

此者去據事直書美惡自見補按燕人苦金之虐推張毅為主毅先降金者於是降及側之小人耳然宋已受之而及金以納叛人責乃不得已殺之然金人遂用此與師矣亦何益乎補按河東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云補按殿門搖動此宮闕震驚之

又號曰常勝軍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名小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遣客王瓌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捷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景屬河東燕山府即燕京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其神俗謂曰二郎神使去聲旨禁有旨禁納○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亦然皆安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做中

有星如月 保觀

此者去據事直書美惡自見 補按燕人苦金之虐推張毅為主毅先降金者於是降及側之小人耳然宋已受之而及金以納叛人責乃不

得已殺之然 金人遂用此與師矣亦何益乎 補按河東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云 補按殿門搖動此宮闕震驚之

兩河災異

河北山東盜起

金主吳乞買立

象山水沒入而山下之麥苗反在山上亦華夷易位之兆也補按女髻男孕陰陽反其常此夷強夏弱之象為異莫大徵宗度為道士不知省宜女真進而二帝北行矣補按苗曰女化男男化女等事所謂魔魅者唯出意亂之世愚弄小民者耳而信其事筆之于書記者之愚可憫也凡好怪者皆非正人也

國所為結綵山結綵為山倡樂倡優之樂鬪雞筌蹄養雞通謂之毬子鞠窮入聲茨音跋草也○兩河河浙路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

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鬚髯長六七寸死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兩京京東京西見音坭

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疫五萬

高托山眾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

六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

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

補按綱目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圖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樂而卒年五十六又按綱目金阿骨打死廣義曰阿骨打國王也何以畫死賤夷狄也

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遠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擢取鼓不得已命王安中繼之而亟送其首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

金人擒天祚

幹離不陷燕山

不得已令安中繼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金補按綱目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戶內朝議將遣且聞童貫耶魯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金主曰苟不先舉臣未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云

乘南出遂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粘罕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西進郭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藁景守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自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

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

建中靖國曰崇寧太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

皇帝昌平縣屬北平音俞前之為並去聲處音杵

同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責宋理曲累上聲幾如字

離不之不音宗將入之將音漿下並同兩河河東河北敗

音拜就擒案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

遠阿保機自梁均主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一十

年死難之難去聲朔寧府屬山西即朔州觀察唐乾元初

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即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

此職先音震內禪傳位太子建中即位二年改元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祭京童曹輩咸憚之欲動

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

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

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

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鼠黼勔彥尋皆殺

之上聲括田宋監政和六年宋民契券而以樂尺有

狐外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一節案

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

白時河兵敗而還樂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

幹離不執靖及都願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

為金有幹離不既得樂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

鄉導應雲漢矣

補綱鑑注欽宗在東宮初無失德立進強胡二

年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

六賊列於五國城悲

補按綱目時天下皆知蔡京等

認國而用事者多受其為引莫

為帝明言上書更率諸生上書

發明云陳東請誅六人而必以

蔡京為首者討首惡也京等置

首惡也京等置首惡也京等置

下雖推其罪也

以數其罪也

補廣義陳東之言實大傳所謂

痛哭者是也

補發明云御榻至尊極嚴之地

狐乃荒原曠野之物以京等廢

京師不抵京師先是

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携鄴以

攻京城不克乃遣王炳

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

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鄴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炳與俱入見又遣李稅出使稅又

金人野之物居至尊
極嚴之地其真
滋其怨狐乃陰
柔之物夷狄陰
柔之類而狐即
胡之應也以狐
而并御則則金
人編據中原之
兆明矣

守察拒
道奏師
宜劄
補按綱鑑奏
幹不軍抵汗
城據全臨簡帝
召群臣議之李
邦彥力請割地
求和李綱以為
擊之使帝竟從
邦彥計命虞部
員外郎鄭望之
及高世則使其
軍未至遇金使

李邦彥
邦彥計命虞部
員外郎鄭望之
及高世則使其
軍未至遇金使

與使借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
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
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
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皆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
歸更請肅王為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
周四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劄寨拒守
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
日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
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議未
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發行營罷李

金人
得割
地詔
而退

吳孝民來因與
借還定夜金人
攻宣澤門李綱
禦之斬獲百餘
人金人知有備
又聞道君已內
禪乃退
補按陳東及都
人數方上書言
李綱奮不顧身
任天下之重所
謂社稷之臣也
罷綱正隨金人
之計乞復用綱
而罷李邦彥等
搗壞登聞鼓誼
呼動地帝恐生
變乃復綱右丞
補按李公之剛
正明白誠詞王

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
旨復右丞充守禦使眾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
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
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二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
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
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
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稅音杜
表段凡衣有表有裏段幣帛也
中山之中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苦之中去
聲苦音枯箭受弦處曰苦中苦謂後矢破前矢也更音庚
肅王亦皇弟徽宗第五子种師道等師道與同鎮陝西路
姚平仲鄭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迂熙河姚古秦鳳
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侯困
俟其糧乏兵困糧也圈也縱歸絡以誓言詐復三鎮縱

新服厥命之藥石也使微宗豫用李公又何至干今日之顛沛

其歸國如字統制官掌宣撫軍政復用復右之復音伏三鎮中山河間太原括金王孝迪議括取在京軍民官吏音腰 ○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

補按綱鑑邦彥無所建明惟何頃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儋音擔在南海今南寧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

上皇歸京師金兵復至

補按綱鑑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

格相恪罷何真相稟音 ○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斬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

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而陷守臣張確死之是靖康元年春事以下係夏秋金人去來不一而忠邪遂不決至遺北符之真人主讀之猶不覺悟亦何言乎

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離不盡令守禦入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給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一

補按綱鑑金人攻通津宜化門何桌數趨郭京出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入下城毋得竄竊因大恠

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鬻而食之何桌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

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議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兵皆潰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

補按師道言謂扼而礮諸河東其半濟擊之也補按若水在金

范瑋 皇出 金主 立張 和目 為楚 帝以 宋帝 北帝

上以為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范瑋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膏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

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奈佛罵若若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搗破其脣喋血罵愈至以及裂頸斷舌而死

補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軍駕出城者也使其不

河泉 張叔 夜不 食而 死

李若 水死 義

拜莫儔王時雍徐秉哲范瑋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其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瑋誘殺何鼎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亡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梟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

補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軍駕出城者也使其不

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

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真定府屬河北即鎮州定軍屬山西河陽府屬

論者謂康之禍人小誤

之罪釋而言意
義者稱焉
補按綱鑑注郭
京六甲法用七
千七百七十七
人朝廷深信不
疑命以官賜金
帛數方使白募
兵無間伎藝能
否但擇年命合
六甲者所得皆
市井游惰旬日
而足
補按綱目叔夜
既北還道中惟
時飲水義不食
其粟至白溝御
者曰過界河矣
叔夜乃雙然起
仰天大呼遂不

山西懷州屬河東即河內郡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遁甲之法神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二元帥幹離不粘罕青城虜營為范之為去聲下同帝姬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為帝姬升音堅往來云云答蹄云往來議事以至諧舉異姓者吳拜莫倚也通遂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呼去聲願願頤口傍也斷音端上聲十數之數上聲論去聲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南京即應天府○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力雖疲而契丹亦弊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發皆小人之夷狄然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南宋

復語明日扼吭而死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補綱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補發明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遠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高宗尊位早正位号以尊人則天下之望猶矣焉可以漢高為比而擬議之

揭榜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章氏徽宗夢吳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及入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太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

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瑄等依然若有所得吳越國武肅謚

錢王錢姓王爵

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

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

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眾

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

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

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

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建炎

改元

車駕至揚州金分南道人來金至宗表還

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三聖北遷宗社蒙恥

補新安胡氏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譏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其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補按初澤隱疾諸將入問澤復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敵敵則我死無憾眾皆流涕曰敢不盡

取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

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祖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

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六官有

位者皆從二帝惟孟氏以廢得存

獻公晉侯使臣曹勛道君徽宗即真諭令即位上書之上

上聲上書人陳歐綱罷相二人上言力詆潛善伯彥不可

任李綱不可去及詆用事者潛善伯彥奏誅之兩河河南

河北南來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渡河攻河南幹離不元

票注十八史略卷七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二十一 東山堂藏

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
 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禪允於內
 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
 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耻伸
 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
 黃既用事於中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
 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
 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
 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
 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為
 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粦未三歲
 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
 翼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克亟反正尊孟后為隆

亂苗劉苗傅劉正彥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人大呼曰

九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補按金粘沒喝陷慶慶府軍士有欲殺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祐皇太后勝非罷呂頤浩為相二克走世忠追之皆伏誅
 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
 兀术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將至之將將犯之將並音
 去聲瓜洲渡在揚州鎮江府屬江浙即京口粵音孚末三
 歲粵年未周二歲帥音率翼之助也殿音顛去聲說音稅
 二克苗傅劉正彥亟反正云云案宋鑿勝非又上疏太后
 乞高宗還位嗣君立為皇太子詔皆從之勝非罷以不能
 止二克之亂川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外抗為
 陝四川陝西
 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金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渡江劉
 光世在江州以為蘄黃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
 為金人金人自大治趨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
 不及遂陷表潭荆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

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鍰左弁其非楚而首已斷

補按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在惟李綱不放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

票注 綱目卷之八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 二十二年

罪綱以謝金也
補按綱目庚戌
四年春正月金
人陷明州屠其
民遂襲帝于海
帝走温州

世忠妻梁氏親
執殤鼓敵終不
得濟俘獲甚衆
虜元求之塔龍
虎大王元求懼
請盡歸所掠以
假道世忠不許
復益以名馬又
不許

補按世忠大潰
校溺死者不可
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奔達鎮江
已次
台州
章安
鎮

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木
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衆擁見兀木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木長驅陷
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木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
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
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
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
王廟幾獲兀木相持於黃天蕩兀木求假道甚恭不許欲
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蘆場地鑿大渠
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

元木遂濟江屯
於六合縣世忠
以八千人拒兀
木十萬之衆凡
四十八日而敗
然金人自是亦
不敢復渡江矣
補按吳玠郭浩
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須
其斃而奔之亦
不從張浚宜弘
度容衆而執拗
偏見雖其志善
矣四奈事不轉
故大將小才不
足恃善用人之
謂大亦張浚志
篤而善獲致失
此機可惜哉

元木遂濟江屯
於六合縣世忠
以八千人拒兀
木十萬之衆凡
四十八日而敗
然金人自是亦
不敢復渡江矣
補按吳玠郭浩
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須
其斃而奔之亦
不從張浚宜弘
度容衆而執拗
偏見雖其志善
矣四奈事不轉
故大將小才不
足恃善用人之
謂大亦張浚志
篤而善獲致失
此機可惜哉

元木遂濟江屯
於六合縣世忠
以八千人拒兀
木十萬之衆凡
四十八日而敗
然金人自是亦
不敢復渡江矣
補按吳玠郭浩
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須
其斃而奔之亦
不從張浚宜弘
度容衆而執拗
偏見雖其志善
矣四奈事不轉
故大將小才不
足恃善用人之
謂大亦張浚志
篤而善獲致失
此機可惜哉

標注十八史冊卷七 南宋高宗 二十三 東崖堂藏

海舟不能動兀木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
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木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
於六合興國軍屬湖廣大冶縣屬興國軍洪撫即臨川郡
興國以下皆屬江西袁州屬江西荆南或云即朗
州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江陵滁和州屬淮西即
陽郡馬家渡在太平降音項平聲又音刈刺音次針刺擁
見之見音現累上聲卒大之卒音遵入聲明州屬浙東今
慶元府台州屬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今嘉興府常州皆
屬江浙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發音
機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敗音拜

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捷辣兀木皆在淮東浚聞兀木
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
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
遂調兀木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

富平妻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忙路不接
 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後斬趙哲諸路兵皆散
 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
 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辣音闌入聲調去聲）
 妻室金將（六路）同州郡延環慶熙河秦鳳涇原（音平）屬輝州（援音院粗音措上聲散音傘）○上自海
 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
 在北依桂辣為所任用桂辣南侵檜參謀其軍營為草檄
 下山東州郡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
 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亡王致書
 桂辣以求好其言皆桂辣意也（為所）之為去聲下並同漣水軍屬淮南今安東州好

上白
 復永興軍其餘
 州縣多迎降
 趙鼎論頤浩過
 宗即從之以免
 頤浩可謂與於
 聞善矣大非寵
 信汪黃之日也
 中興之業其可
 望焉
 補入劉豫宋臣

劉豫
 稱帝
 固不可勝謀矣
 然而金人立豫
 者不過分其水
 之土地而與之
 亦非分己之所
 有也夫地取於
 人思歸于己金
 虜之黠有如是
 夫
 命張
 俊討
 李成
 張浚
 盡失
 陝西
 之地
 飛副之
 補按元年八月
 張浚殺左武大
 夫曲端浚既敗
 于富平乃思端
 言召還之稍復
 其官從問州將
 復用之吳玠憾

○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
 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冒
 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地悉割
 以與豫（濟上聲降金豫為濟南太守而降於金）○紹興元年命張俊討江淮
 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
 陷江筠臨江浚擊其軍復三郡成遁降齊（江筠今瑞州三郡江州筠州臨
 江皆屬江西（復音伏下同）○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
 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蘭州
 統制曲端有威名浚先用譖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
 端為重及賊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

票生十八
 卷七
 南宋高宗
 紹興元年
 二十四

端王庶亦又從而聞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後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其指斥乘輿乃送端于秦州獄武臣唐隨等以書怖端端歎其持隨深感及浚以隨提點發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執端端以紙糊其口燿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

上還臨安

民皆悵悵西人益以是非浚五郡階成岷州屬鞏昌鳳屬陝西閬音浪州屬順江大保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璘音隣敗音拜下同○范宗尹罷秦檜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朮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寶雞縣屬鳳翔中音聲○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言者黃龜年○紹興二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

九竅流血而死
不痛惜之軍士
恨恨有叛去者
常執丁奉曰曲
端之父洵任左
班殷直戰死端
為名將則忠為
肖子則孝其死
也議者皆罪張
浚固矣然端剛
慎自用輕視用
上勞効未著動
違節制浚殺之
雖冤蓋亦自取
此史氏西平之
論也

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棄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

金商二州皆屬陝西饒風嶺在傘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木安度音堂入聲敗音拜下並同貶竄浚福州居住

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漢陰縣屬金州

補按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至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

齊以金兵南侵

長凌視師上

補按金人始謀水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慮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子羽安置白州。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關陝關中陝西。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郢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州已上六州隨郢屬湖北。余皆屬河。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與戰于承州。十二捷。仇愈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皋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朮知為

兵甫進伏軍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於骨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哉。

補按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補綱目楊么作楊太。紹興五年六月。飛破楊么洞庭湖。湘平。按分注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雷八日可破。

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齊劉麟劉猷棄輜重遁去。皆倍倍也。大儀鎮所在未詳。解音蟹。姓也。承州屬淮東。今高郵府仇愈。宋將仇。姓愈。名愈。音豫。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廬州。屬淮西。為世之為去聲。麟。豫子。猷音倪。豫任。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

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太平州屬江東。即姑孰。先是建炎庚戌中。

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潭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

賊浚曰何言之易於是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補綱目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按除是俗語猶言唯是

補廣義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之將當以武穆為首

補按綱鑑金代蒙古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鯨魚皮為甲可悍流矢

補按飛遣王貴

部亦號蒙骨斯復音伏巴音紀曷囉馬金志作曷刺馬是子宗峻之子備副位宋史云李極烈猶中

罕絕食縱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

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

之子故晟捨已子宗盤而立長孫曷囉馬為諸版字極

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是之別子

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武陵縣屬常德相去聲鼎禮岳州屬湖廣部巴陵郡公音腰去聲將無之將音漿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侵境見音現

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窮蹙赴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

流不先去公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

○金主晟殂蓋文烈初是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後復歸是

之子故晟捨已子宗盤而立長孫曷囉馬為諸版字極

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是之別子

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

等復號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眾數万又攻破劉豫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

補廣義高宗一得武穆之捷奏便當運督諸將為援則劉豫必俾中原必復今而有將如此而不得遂其志則高宗之怯懦可知矣

補按綱目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勒除何以立國平日亦

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顯瓊三

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師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洵懼張浚以書戒浚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

票注十八史略卷七南宋高宗 二十七 東崖堂藏

安用養兵為哉
今日之事有進
戰無退保趙鼎
曰今賊渡淮當
急遣張浚合光
世之軍蓋掃淮
南之寇然後議
去蜀帝善之然
慮浚光世不足
任因命岳飛盡
以兵東下而手
札付浚令浚光
世沂中等還保
江

補按綱上皇幸
于金分註遺言
欲歸葬內地金
主言不許發明
云不曰朕而曰
宰者失天下之

至古上皇
至問

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猷至淮東阻韓世忠
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
與後合兵沂中敗猷前鋒猷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
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猷大敗麟聞猷敗望風潰去光
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
鼎遂罷保江以江為限自保爭如字舍音捨復還之復音
伏敗音拜下同霍丘縣屬安豐前羊市皆霍丘地
合肥縣
屬廬州 ○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西問始至壽五
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雪郡也在燕
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
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

詞也廣義云蓋
書宰者特以亡
國之君賤之也
補按張浚志大
而智之忠有餘
而才不足是以
舉秦檜忌岳飛
浚謂飛曰王德
淮西軍所服浚
欲以為都統命
呂祉以督府奏
謀領之何如飛
曰德與鄙瓊素
不相下一旦偃
之在上則必爭
云々不及岳之
忠且智也方々
矣

補按金人襲汴
執劉豫處為蜀

秦檜
主和
議

○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
忠俊不平飛屈已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公俊益忌
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慮駕以行入
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
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
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鄙瓊等夷不相下大譟
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為督
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密乞
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

票注十八史略 卷七 南宋高宗 二十八 頁

王初豫由粘沒
喝高慶商得立
故秦二人特厚
兀亦及諸將多
憾之豫兵敗藉
塘金人欲廢豫
及粘沒喝死岳
飛因遣間齊璘
書與豫約同誅
兀亦兀亦得書
大驚馳白金
主於是廢豫
之意益決劉
豫為帝纔八
年
補謝疊山曰肝
瞻忠義心術明
白思慮深長讀
其文想其人真
三代以上人物

德與社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已音紀
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
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
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
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
決金使張通古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
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
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

胡銓上疏

劉豫廢

金以陝西河南

朱文公諱可與
日月爭光中興
奏議此為第一
補漢書師古注
葉街街名葉夷
郎在此街也或
曰古罪人庶葉
飲水葉街謂刑
場也
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劫掠詔際
名編管昭州給
舍臺諫及朝臣
多救之檜迫於
公論翌日改銓
監廣州都監倉
補按九年王倫
至汴見兀亦交
割地界得東西
率而拜大家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
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
等共戴天之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葉街然後羈其使責
無禮與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
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去音朔
間音朔上疏之上上聲左衽社音任上聲衣襟也左衽夷
狄之俗陪臣諸侯之臣厭音淹如劉豫劉豫既立為帝而
又廢之夫音扶佛音佛曾音層妾
音踐貶竄初韶州次新州後海南
○紹興九年金人先以
陝西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
陵寢歷朝墳陵寢廟留
守復除官留守汴京
○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
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

南三京壽春府宿遷曹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元木遂自

補按元木高子

金主曰捷懶蒲

盧虎主割河南

與宋必有陰謀

今宋使在汴勿

冷踰境余於是

亦知金之不南

矣夫內有不和

之臣人主偏聽

生關不亡而何

待

補按順昌之捷

劉錡之功大也

然無陳規為之

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

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

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

加賜賚賜名顯忠青澗城在陝西今綏德州累上聲間音

○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

楊割長子金主亶之太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

撻辣與悟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王之

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師兀朮為左相乃密奏於其主以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罷宜

兀木

補按飛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乃

憤慨泣下東面

再拜曰十年之

久廢於一旦乃

引兵還民渡馬

痛哭訴曰我等

輔鏡亦不無擊

肘也

補按時秦檜力

主和議秦遣司

農少師李若虛

詐飛黨論指班

師廣義云使無

賊槍此舉則剖

竹之勢成矣金

虜豈足滅哉

輩無遺類矣飛

票主一八史格卷七南宋高宗三十一東崖堂藏

亦悲泣取諸下

之曰我不得擅

留哭聲振野

補按成檜之惡

誣殺忠賢者張

俊方侯高也

補按綱目檜命

何鑄周三畏鞠

之鑄詰其反狀

飛裂裳以背示

鑄有田湮盡忠

報國四大字深

入虜理既而開

俱無驗鑄察其

寬白檜檜曰此

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為岳飛

者強敵未滅無

故殺一大將失

士心非社稷

蒙元
自号
大蒙
称帝

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
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盡
淮中派為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
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
朮必欲之遂以大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
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
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
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且
死曰南朝軍勢強其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
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

金主
亮立
金徒
居燕
京

秦檜
卒

論高
宗不
能中

之長計檜語塞

乃改命方侯高

遂誣之韓世忠

心不平請檜詰

其會檜曰飛子

雲與張憲雖不

明其事豈須有

世忠曰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

下也歲已暮而

飛獄不成一日

檜手書小紙付

竄殆盡無復敢言兵者

淮西就道俊貽書以前途之糧飛不為止及俊歸朝反言

飛逗留不進以糧之為辭沮喪士氣令方侯高交章劾飛

岳雲飛子梓宮人死于棺曰梓宮世將之將音漿大蒙即

蒙國又曰蒙古又曰韃靼是為元朝恢復之復音伏遠竄

沒連州鼎興化

軍移漳州潮州

丞相岐王亮曼之孫也

以上京僻在一隅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

府號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

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

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檜秉政十八年臨終猶

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

○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為其下所弑共立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紹興二十年金主亮

與者藏禍心却制君父陰結侍及

已不能書得免已音紀○劉氏曰靖康未擄任中司以抗

醫師王繼先伺

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丞稱

上前未嘗力非

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韓世忠張浚岳飛方種兵

但以一二語傾

擢檜與張浚密約議和而以岳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由

一時忠臣良將

避山林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沉該乃侯高湯思退陳

誅鋤累盡其頑

康伯朱倬相繼為相方侯音墨其覆○三十一年欽宗凶

鈍無恥者率為

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

猶用筆以誣陷

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王圖繪臨安山水城

善類為功凡無

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秋徙

罪可狀者則曰

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眾兵號百萬陷淮西

之意治曰曰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諺曰指斥甚則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曰有無君心晚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年殘刃尤甚屢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興大獄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輔按詩云万里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車書合混同江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南那有別親封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移兵百万西湖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上立馬吳山第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一峰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輔按金主亮試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太后徒軍氏遂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大舉入寇初徒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單后聞亮欲南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侵數以言諫之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亮不悅尋欲殺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遂分諸道兵為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三十一軍亮戎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服乘馬其裝皆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行妃嬪皆從衆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六十萬号百方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之聲不絕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輔按綱目亮既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至江北掠民船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指廢濟元文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伏舟於七賢山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命葉義問視師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中書舍人虞允文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參謀軍事金人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陷揚州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趨瓜州劉錡遣將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敗之於阜角林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有詔令錡還軍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專防江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上金主欲由采石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票主一八七卷七南宋孝宗三十二東崖堂藏

上內

嘉未
之瑞

後今日旗舉則
出伺其半渡皇
旗手山人在舟
中踏軍以行船
但見飛行而不
見人虜以為紙
船也舟中忽發
一霹靂礮蓋以
紙為之而實以
石灰硫黃礮自
空而下墜水中
硫黃得冰而火
自冰跳出其聲
如雷紙裂而石
灰散為烟霧眩
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虜
虜舟人馬皆溺
補孝宗性至孝
事上皇二十六

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
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
加額逗音豆敗音拜卓角林在揚州令去聲○三十二年
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
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
立是為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偁之子太
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雀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訓
宗為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雀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
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喜未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專

張浚
北伐

年孝養備至升
遐之日哀慕尤
切有恢復之志
值金主賢無釁
可乘南北講好
俱得休息矣
補按綱目高宗
紹興三年春二
月立普安郡王
瑗為皇太子進
封建王初帝知
瑗之賢欲立為
嗣恐太后意所
不欲遲回久之
及后崩帝問吏
部尚書張燾以
方今大計對曰
儲嗣者國之本
也天下大計無
踰於此今而即

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賜名瑗適與雀府君名同
封普安郡王奏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太子賜
名瑗封楚王紹興末賜名春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奉
上皇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為壽聖太上皇后偁
稱時孝宗父已死追封為秀王謚曰安僖偁
子偁偁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瑗音院音慎二○以史浩為
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
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降
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
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
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

張浚終身不主和上

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禮禮禮頓首謝補按綱目浚得疾手書付二子

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

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子以不能復中原

雪國耻不得祔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也音蓋乞也靈璧縣屬宿州敗音拜虹音

降虹縣屬泗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列志寧金帥名將至之將音漿恢復之復復中之復並音伏錢如字二子一名付又其一未詳○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議

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呂中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

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鄺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

二十年是以前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

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

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似富平之敗符離之潰議之豈可以一青而掩其大德乎

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湯思退密有召寧議和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

補按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關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

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

稽察郭談國詞致敵人之罪

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

斬三人以謝天下併其黨退

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

愚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

補丁南湖曰史傳曰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

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讐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唐伯卒後

又云敵既得海

共活葉顯魏杞蔣希陳浚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

四唐鄧又家南
秦皆思退方也
史氏特以巧詐
二字斷之真確
論矣
補按綱目淳熙
三年六月召朱
熹為秘書郎不
至先是陳俊卿
劉琪薦熹為樞
密院編修官累
召不至史浩復
薦熹知南康軍
再辭不許至南
康值歲不雨講
求荒政多所全
活同八年九月
以熹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於
十二月下熹社

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為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
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為
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
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
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
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為還魂鼎
為尊魂胡安國為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
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
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
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

倉法于諸路浙
東大飢熹始拜
命即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則米已轉
集熹日鈞訪民
隱控行境內單
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
官吏彈其風來
至自引去沂部
肅然熹言乾道
四年民艱食熹
請於府得常平
米六百石賑貧
夏受粟于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
償自後隨年歛
散款蠲其息之
半大飢則盡蠲

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
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
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臬不合即奉祠
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
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
廣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
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學
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
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皆

張栻
名言

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
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
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臬不合即奉祠
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
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
廣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
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學
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
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皆

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致食

補朱晦菴答項書父書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意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

先是數年卒矣惟喜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焉

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

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

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

異云 竊之云 讀永州行至信州而死去上聲下同陪臣宋使自同諸侯陪臣復讐之復音伏 迺音括 弗音弗 留正 留姓正名淳 淳音淳 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 奏事上書言事封事實封上書 魏忠獻公魏國忠獻諡公諡所為之為去聲 ○上久有與子之意會 是堯皇帝壽八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既外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確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卒孫璟立

李后 造 罔

朱又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并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說無定陸子靜似之

補按綱目紹熙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喜皇獲得良藥欲因帝至官校

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金主太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舉上之齋志不克大有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德壽光堯宮名養音漾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者三曰隆興乾道淳熙璟音景大定金淳宗年号 齊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為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邲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

皇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太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

以宦者遂請于皇太后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方一不虞奈宗社后觀變實有心術之

補按李后嫉妬甚一日帝洗手官中觀官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膳之則官人兩手也

補廣義李后殘虐天道應如影鄉孰謂天人之相遠哉

補按寧宗謙恭仁儉始終如一

然亦不明前

有韓侂胄後布

史彌遠屏斥忠

良阮兵致寇嘉

定以後金人犯

遼無慮不擾元

起北方江南危

懼雖有小善不

足補也

皇彌不憚上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

嘉王是為寧宗皇帝音彌載上聲光宗在位五年

寧宗皇帝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列吳太皇太后以宗社

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翔善講說開導光宗嘗賞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

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

彭龜年繼為官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

時守漳州後守漳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

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

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

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為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

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

朱熹

韓侂

引進

票注

三十七

必為國患宜能
其欲而遠之不
聽

能宵
善類
得擊
死以息人言汝

諸子曰觀侂胄
之意欲殺我我

籍記
死汝曹尚可免
黨人也明年正月行

守錢鑿承從節
密論奢辱百端
汝愚暴覺天下

聞而寃之
補按綱目宏中
與周端朝張衡

林仲麟將傅徐
范六人伏闕上

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
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
紘沉繼相等為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穎
葉適徐誼沉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駟陳傅良樓鑰鄭湜
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燧陳
武汪逵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
姓名目曰偽學以朱熹為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熹
累道州編管大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
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俞端禮宗鏜謝深甫相繼
為相太皇太后紹熙初光宗上高宗后呂氏尊号曰憲聖
慈烈太皇太后將音幾難如字下同閣音甘入聲侂

書言近者諫官

李沐論罷趙汝
愚中外咨憤而

李沐以為父老
惟呼蒙蔽天聽

一至於此云々
疏上詔宏中等

罔亂上意扇搖
罔是悉送五百

里外編管
補發明侂胄權

傾人主滿朝側
向無敢忤逆惟

呂祖儉正明汝
愚之寃於前揚

朱熹

宏中等暴白汝
愚之寃於後激

怒權遂皆寃
逐嗚呼公論不

音託太皇皇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代光宗為孝宗

承重翊善官掌輔贊善道宮僚王宮僚屬傾心向慕也有

漸御筆指揮漸眩近習上疏之上上書之上並上聲下同

言者游仲鴻宮祠之命奉祠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

朱子之勅宗姓宗室同姓澹音淡紘音橫搏音博駟音日

提音植灝音浩勝音升累去聲六人姓名未詳○呂中曰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往往貧

天之功以為己有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
仁保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群儉矯誣乃以定策歸
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
禍其往報可鑒矣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內
趙忠定諸臣效賢於外侂胄何人寅緣戚里蒙蔽朝廷既
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
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胄其罪俱不可勝誅矣鏜音湯

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

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亡誅侂胄及其黨蘇師旦周筠

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

君子不孝而處於昏瞶也。
補寧宗紀時政偽學自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意且與諸生講學不徒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

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
將音漿復音伏
 ○謝深甫罷陳自強為相侂胄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朕御擬於乘輿土木侈於禁苑諛者至稱為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先是有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帝至璟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此讐譖中原可圖有吳曦者前蜀帥吳玠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又欲歸蜀而

補按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願匹夫無不報之仇茲茲醜虜猶託要盟賂生虛之資秦漢堅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

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
東輿天子車駕乘去聲蒙古部元國
 ○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以舊號後改號元西蜀舊本作四蜀非累上聲

元太祖即位
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

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
東輿天子車駕乘去聲蒙古部元國
 ○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以舊號後改號元西蜀舊本作四蜀非累上聲

金人諸郡

無忠義之心為
人子為人臣當
念祖宗之情直
學院李壁之詞
也
補按綱目自兵
興以來公私之
力大屈而侂冑
以金人欲罪首
謀乃復銳意出
師中外愛懼然
皆畏侂冑莫敢
言者彌速入對
因力諫危迫之
熱請誅侂冑以
安邦皇后楊氏
素怨侂冑亦使
皇子榮王具疏
言侂冑再啟兵
端將不利於社

旗即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金章宗恭和六
年也長上○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二十年時北伐諸軍所向無
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

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冑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
之遂有誅兇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郎史

彌遠建密策而肯從中出者皆后實為之一日侂冑入朝

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玉津園推殺之○先
是元太祖征西夏拔力吉里塞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

辰嘉定元年元太祖三年陳自強竄死蘇師且處斬周筠決配
侂冑函首謝金和議復成錢象祖為相史彌遠累遷與象

金章宗

魏帝不許后從
旁力贊之帝始
允可乃命后兄
揚次山與弥遠
共圖之
補廣義觀分注
所載則知女真
之運其表矣乎
噫女真之衰家
古之盛天胡福
夷狄而禍中國
之若是哉
補按登補考切
廣韻僅障小城
也
補按金師至烏
沙堡未及設備
蒙古兵奄至拔
營破城遂攻西
京凡七日西北

祖並相象祖罷彌遠獨相慶音杵決配○宋鑿
盡五世期有天下者半齊襄復九世之警春秋大之我宋
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

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詩曰鼂錯既誅終叛
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
以要其成真宗鑿與親征達覽投首是以有紹興之和嘉
定之和彼欲得權幸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
與之屈已而料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累上聲○

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
璟為叔○己巳嘉定二年元太祖四年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

西夏兵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五年
金謀討元築烏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

太祖貢歲幣于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

諸州皆降蒙古
補按察使相攻
蒙古漸強女真
漸弱自是兵連
禍結而浸為猾
夏之謀
補按察使曰灰
河會河之取金
之精銳皆盡
補按胡沙虎欲
潛往猶豫不決
以錫人望乃請
訪之錫從容謂
曰翼主章宗之
兄顯宗長子來
望所屬元帥決
策立之萬世之
功也胡沙虎默
然乃遣官者李
思中弑金主於

允濟不為禮允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太祖遽南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太祖再入責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金絕金使之使去聲○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六年元太祖南侵敗金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公為大將所弑追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珣璟之兄也是為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

金主遺汗
後追復衛王諡曰紹廣義云永濟閣胡沙虎暴橫難免於其弑矣若然非蒙古能亡女真女真能亡之耳於蒙古奈何尤

宋以黃榜募忠義人
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韓侂胄

甲戌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廣義云永濟閣胡沙虎暴橫難免於其弑矣若然非蒙古能亡女真女真能亡之耳於蒙古奈何尤

甲戌○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之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戊寅率眾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於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元以木華黎為大將封國主率諸軍南征克太名府

標注十八史略卷十 四十一

之惠不明招納
密救江淮制置
使李班及純之
撫接之為忠義
軍就聽純之節
制

補按蒙古主以
木華黎有法命
功拜太師國王
承制行事賜誓
券金印分弘吉
刺等十軍及蕃
漢諸軍並歸麾
下建行省于燕
雲

補按木華黎圍
平陽行省書省
李華德之兵少
援絕城遂陷或
謀宜上馬突圍

出華歎曰吾不
能保此城何面
目見天子汝輩
可去矣乃自殺
補按木華黎自
河中帥師還至
解州聞喜縣疾
篤請弟帶孫曰
我為國家助成
大業垂四十年
無復遺恨所恨
者汴京未下耳
汝等勉之言訖
而卒年五十四
補按綱目蒙古
主以西域斬定
置達魯花赤於
各城監治之達
魯花赤猶華言
掌印官

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亂刺兒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

○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

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

李遵頊走西京○高麗王曠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

嘉定十二年元太祖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

定十三年元太祖元木華黎徇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

○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

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

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今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

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國去

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

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

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

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返早還太祖以問耶

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

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日班師去

○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

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

初置
達魯
花赤
監治
郡縣

補按木華黎自
河中帥師還至
解州聞喜縣疾
篤請弟帶孫曰
我為國家助成
大業垂四十年
無復遺恨所恨
者汴京未下耳
汝等勉之言訖
而卒年五十四
補按綱目蒙古
主以西域斬定
置達魯花赤於
各城監治之達
魯花赤猶華言
掌印官

補按楚材曰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遺之以生陛下云

理宗皇帝初名與昔宗室追封榮王謚文恭希璠之子太... 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之嗣是為理宗皇帝

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 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

標注 州幾陷 丙戌寶慶元年

元太祖

補按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士起兵謀立濟王茲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汝追貶為巴陵郡公補唐義云茲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恩之憾故耳
補胡氏曰宋之傳受最明而特壞自理宗
補綱目三年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小子拖雷監國
補按太祖有四子長曰朮赤性

元太祖伐西夏取甘肅等州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元滅夏以夏主李睨歸○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莫若假道于宋宋人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鰲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其勛績其衆史之記載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俟

元太祖

下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牙性慎密為衆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
補綱目分註窩闊台曰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不決楚材言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補按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

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屬音○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刺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元始置倉庫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

材始定冊立禮儀禁擅刑作用

鳳翔改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

元始立中書省

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

元始立中書省

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

元始立中書省

丞履之子也太祖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

元始立中書省

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

元始立中書省

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乎太祖

元始立中書省

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

元始立中書省

歷術數釋老擊下無不知者夏人常八斤者以善造弓見

元始立中書省

知於太祖因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

元始立中書省

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太祖聞之

元始立中書省

甚喜曰見親用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域人曰某夜月當

元始立中書省

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某夜月當蝕西

元始立中書省

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然食太祖以楚材語太

元始立中書省

宗曰此人天賜我家尔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粘合重山

元始立中書省

為左丞相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太宗以為左丞相凡建

元始立中書省

以不殺見稱封魏國公謚忠武鎮海為右丞相○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

元始立中書省

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兵畢至

元始立中書省

合圍於汴○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由

元始立中書省

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釣州克之遂取商號嵩汝等十四年

元始立中書省

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

元始立中書省

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

元始立中書省

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楸來

元始立中書省

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

元始立中書省

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

元始立中書省

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元始立中書省

稍定乃出自言姓名且曰我死

元始立中書省

襄自始功業兩

元始立中書省

補按綱鑑十一

元始立中書省

月蒙古拖雷入

元始立中書省

饒風關十二月

元始立中書省

渡漢江金軍還

元始立中書省

鄧州蒙古追之

元始立中書省

獲其輜重

元始立中書省

補按綱目紹定

元始立中書省

五年春正月金

元始立中書省

完顏合達核刺

元始立中書省

蒲阿引軍援汴

元始立中書省

及蒙古拖雷戰

元始立中書省

于三峰大敗合

元始立中書省

達乃與陳和尚

元始立中書省

等走入釣州蒙

元始立中書省

古兵攻之城破

元始立中書省

合達死陳和尚

元始立中書省

趨避隱處殺略

元始立中書省

稍定乃出自言

元始立中書省

姓名且曰我死

元始立中書省

標注十八史

元始立中書省

卷七 南宋理宗

元始立中書省

四十五 東崖堂藏

許元 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蒙古共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刺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

補按宣和海上之盟徽宗宣和元年遣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補按明云金主執雖危迫浸不可為然亦當城一戰同死社稷則不失國君之義也不能以此自明而徒東

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

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崔立以

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

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

廟及渾天儀○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

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

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聲○甲午端

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宋孟

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亟其首送于宋獲承麟

殺之金自元顏昊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以為

恢復計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

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其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

退氣盛鋒銳盈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

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

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

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荆湖制帥

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

金七

奔西走無時休息復奚為邪自走蔡州金氏之亡于茲決矣

補按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賈

玉真子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從死者五百餘人

補按觀金之亡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汴宋按綱

目金主共一百十八年

補按金以殘敝之餘斃于蒙古

宋持精蒙占以成功耳獻俘報

趙范 趙葵 興師 開釁

復亦不為過以
此自滿則航海
之禍始矣
補廣義云紹興
間設無秦檜之
姦則古武穆不
必以弱假強而
能獨收其功也
必矣臣聞史至
此嘉孟珙之復
讐而恨武穆之
不遂
補按和林本唐
回鶻毘伽可汗
故城蒙古以為
會同之所至是
城之周圍五里
許
補按行交鈔從
耶律楚材之請
元編脩
牙

撮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
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
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咎嵩之
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未端平二年元太宗
七年春元城
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
子闊端侵蜀漢太子曲出及胡士虎侵宋唐吉征高麗○
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
八年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
請於燕京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
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闊端取宋關外數州
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諧蜀

也以萬鎊為額
補按初蒙古唯
事遷取所降之
戶因以與將士
自一社民各有
所主不相統攝
至是從楚材之
言定賦稅
賦楚材特為胡
元培立國之本
補按嘉熙元年
十月元人侵安
豐知州軍事杜
果敗之察罕元
將帥名
補按安豐之役
元口溫不花為
帥果善完守禦
元人以火砲焚
遂破陷荆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元以耶律楚材言始
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一升水
田一畝五分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
功臣湯沐之賜塩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為定額朝臣皆謂
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丁
酉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
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十二人元兵略地
至黃州宋孟珙敗之中
去○戊戌嘉熙二年元太宗
十年先是

杜果却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八十萬兵於廬州後解
儀真之圍以功權刑部尚書復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

票注十八史略卷七 南宋理宗 嘉熙元年 四十七 東崖堂

樓城多險隘
景隨補完元
拔都兒硬軍
牌杖木泉募
射者用小箭
其目拔都兒
傷而死
補齊明云孟
自去冬為京
制置使十月
復鄂州荆門
三月書復樊
襄陽府施為
置迥出入表
是上不負其
之託下不負
己之才矣
補按綱鑑以
子配食請趙
為師選俊秀
道始河
學知朔

樓城多險隘
景隨補完元
拔都兒硬軍
牌杖木泉募
射者用小箭
其目拔都兒
傷而死
補齊明云孟
自去冬為京
制置使十月
復鄂州荆門
三月書復樊
襄陽府施為
置迥出入表
是上不負其
之託下不負
己之才矣
補按綱鑑以
子配食請趙
為師選俊秀
道始河
學知朔

總統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
悍微時驚新城中趙帥葵道傍見遺履長尺有咫驚訝訪
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使去聲音止八寸也
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曲出率張柔等
攻鄂州拔之至是宋孟珙復取襄陽元領中書行省楊
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漢溪周子之學
未至於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
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子配食由是河朔始
知道學陽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
國宣國威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惟中為

識度者為道學
生云
補五文莊曰儒
者之學復盛于
宋助于周敦頤
成於程顥兄弟
其門人揚時傳
以入閩及高宗
南渡一時道學
之士盡從而南
終金之世惟崇
眉山蘇軾之學
蘇學行於北程
學行於南當時
南方程學盛行
而大抵於朱熹
北方之士則未
有聞至受德安
趙復始傳其書
至燕云

憲宗世世祖為太弟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同於汴梁
奏惟中等為使俾也田唐鄧毫穎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
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
之聽約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從事福
不得已盛從衛以見惟中握大槌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
大治遷川陝宣撫使有郭千戶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
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趙復字仁南德安人太宗時太子
曲出侵宋伴德安之民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士復在俘
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殘不欲北行因與樞訣
樞恐其自死留與共宿夜忽失復樞遽馳尋呼之見復將
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
者乃北士能通周程張朱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春元太子貴由克
西域未下諸部元救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多
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
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鵲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

標注十八史略 卷七 南宋理宗 淳祐元年 四十八 東崖堂藏

七賢

元太宗元后

補按龜鑑曰尊祀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虞所以崇道此則著德之儒名教所師有不可以重也

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係而止。著為令。貸音代。從。入。來。物。也。又音特。義同。○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郟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十一月。元太宗出獵。殂于鉅鐵。鐸胡蘭年五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自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鉅鐵。鐸胡蘭。北方地名也。鐸音孤。度音鐸。樂音洛。

耶律楚材

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來。急務柄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

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為相。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嵩之丁父彌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超復為相。言者目為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鍾游。侶。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秋為常事。沮。上聲。止也。○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與都刺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與都刺合

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說苑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補按楚材利害兩言千古立國要訣

補祭明云蒙古之臣卒而未嘗具官此獨具官何錄賢也此時乃馬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不行言亦

帝悉委老臣。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乎乎。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憚焉。楚材天資英邁，復出人表。雖索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耶律楚材於太宗即位之初，為定儀制，位親王。祭合，合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是始。楚材條便宜十八事言，郡互置長吏，牧民萬戶。統軍使，勢均力事，以遏驕橫。凡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宗

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冤哉！故盡以憂卒，則其抑鬱不得伸之意，可見矣。

補立文莊曰：元自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按第六后乃馬真氏，續公簡錄乃馬真氏，號曰六皇后。

補按蒙古文蜀世顯之功為多。

補續綱目分註：元定宗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

悉從之。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互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太宗曰：九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沮梁將下，太宗將言，金人抗拒，久師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士，厚藏之民，皆萃於此。若盡殺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地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以金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直史，改其貢賦，歲終頒之，使無擅利徵可也。從之。及卒，十益後，有謚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後封廣寧王，謚文正。子子鉉，錢茶音，問亂之也。與音預邁音，貴實虛正，反也。

○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丙午，淳祐六年。元定宗元定宗，即位于速茂禿都，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朱烈門為嗣。及殂，后臨朝。

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

補發明蒙古晨

此之禍其來尚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

元憲宗立

補綱鑑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洵々至是諸王本哥及太將

元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使者左坐

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為嗣今議他屬將

余玠人敗元

宜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

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戊申。淳祐八年。元定宗三年元定

宗在位三年而殂。壽四十三。葬起輦谷。追謚簡平皇帝。

元自馬真氏臨朝以來。法制不一。內外離心。定宗既殂。皇

后海迷失抱子失列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

太弟蒙哥。後二年。是為憲宗即位。○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元年

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先是諸木

臣欲奉屈出之子失列門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台以太

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

即位焉。失列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長上聲○余玠大敗元人于興

推蒙哥即位失

列門及諸弟心

不能平蒙哥因

羈縻有異同者

政始歸一

補按桃樞言于

忽必烈曰今王

地人民財賦皆

存漢地王若盡

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

于金蓮川。先是桃樞隱居藉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

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

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三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

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

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

該。細大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遠去聲。桃樞字公

陽。自少力學。及得程朱之書。益知自勵。世祖為蕃王。召置

之王府。數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大理。樞從

行。因中途夜宴。樞言宋太祖命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

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一人。吾能

西宗 卷一百一十一 東坡志林 五十一

元以史夫澤趙壁為河南經略使使去声史天澤

尺音如洪鏡勇力善射凡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

職太宗以天澤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致

并梁歸德蔡州多戰功世真即位召問治道真疏以對言

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濤恩澤以安反側退

貪殘以任賢能領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二年拜中

書布丞相所言皆次策行之三年李壇叛據濟南遣親王

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聞壇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

能為也言於王曰兵不互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

壘絕其奔軼歷四月城中食盡潰降生擒壇斬之或謂壇

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奏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

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

宋天澤至鄴以疾還襄陽帝勅尚鑿能視天澤附奏曰臣

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

元以史夫澤趙壁為河南經略使

力學有王佐之略始終仕元未嘗有失節也但仕夷亦行道權夷人之所難免耳

補綱目蒙古志心烈置略略司于汴分兵屯西

姚樞之請置略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夫澤楊惟

中趙壁為史佛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

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鄆東連清

口桃源列傳守

之補按察司以諸王嘗欲立其烈

門乃徙太宗右分選諸王各邊

以太宗后妃家其金賜諸王定

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並賜

死禁錮失烈門補按察司弟即忽

必烈也補按察司主曰關中戶寡河南

○壬子。淳祐十二年。元憲宗。元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事覺。並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

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馮國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

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

地。馮國音昔。○癸卯。寶祐元年。元憲宗。四川制置使余玠

卒。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時余晦言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

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本方承旨。鑿成之。惟忠

以余時鎮蜀心
 輕之其小字
 曰余再五來也
 悔怒誣奏云
 謝發明云余時
 因惟忠所輕心
 生惡憤羅織其
 罪誣奏於朝理
 宗不能察其非
 群臣不能究其
 枉廢成其美殺
 諸市朝豈不深
 可哀哉
 胡穎
 嬰淫
 士
 曰朝廷命令不
 甚行於西蜀者
 十有二年矣云
 云今乃以素無
 行檢輕懷淨薄
 不堪重任余時

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
 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天
 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珩遷蜀郡平曠之地分
 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
 除晦貪總因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
 利路利路乃今順元州之廣元府鍛成大理卿陳大方承
 順余海旨意鍛鍊以成其獄將音樂上上声幾如字重平
 声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即恭州治平声胡穎每見淫祠即
 下同合州屬川南籍慈夜切緣眉幼切

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略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
 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至毀佛擊蛇其
 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丙辰寶祐四年元憲宗六年

者當之云云帝
 不聽
 補按四年五月
 賜禮部進士文
 天祥及第
 補按劉秉忠刑
 臺人英爽不羈
 以家貧為府令
 史一日因案牘
 事不愜意嘆曰
 吾家奕世衣冠
 今乃汨沒為力
 筆吏乎即弄去
 隱居武安山寺
 為僧於天寧寺
 往來雲中值忽
 必烈召僧雲海
 雲海激乘忠與
 俱既入見應對
 稱宜勿必烈大

高麗王細腰南雲南酋長摩合羅嗟及素州諸國朝于元
 ○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
 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灣水北之
 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相去
 樂音
 ○丁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回鶻獻水精盆珍珠金可
 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
 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元良哈牙伐安南屠其城○戊
 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傳國於長子光昂遣使
 以方物獻于元馮音丙○元討回回哈里發平之九月憲
 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宋守將楊立張實死之是時

發之凡征伐謀
 議皆與兼忠於
 害無所不諱尤
 邃於易及邵氏
 經世書至於天
 文地理律曆三
 式六壬遁甲之
 屬無不精通
 補按八月元主
 自將侵蜀至更
 勝河時河水以
 北覆之如覆平
 地遂濟六盤軍
 凡四萬五千
 分三道而入六
 年十月取苦竹
 益
 補按綱鑑王堅
 固守蒙古主督
 諸軍攻之屢戰

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服南來。歷昌桂之
 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丁太全。以吳潛為左
 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右相。趙葵樞密。策應使杜庶。兩淮
 制置夏貴。總領舟師呂文德等。乘風戰勝。潛以向士璧守
 潭。適南來一哥元師。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達等守
 鄂。似道駐漢陽為鄂援。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元憲宗
 圍合州。遣使招諭守將王堅。堅殺使者。固守拒之。○七月
 元憲宗殂於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後追謚曰桓肅
 皇帝。憲宗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
 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憲宗。凡詔

賈道似
 人議
 和許
 歲幣

不克前鋒將德
 臣登外城堅守
 兵逆戰德臣軍
 騎大呼曰王堅
 我來汝汝一城
 軍民宜早降語
 未既幾為飛石
 所中得疾死會
 天大雨攻城搗
 折後軍不克進
 俱退蒙古主亦
 卒於合州諸王
 大臣用二鷹蒙
 以繪摺負之托行
 補按綱目賈似
 道之和于蒙古
 忽必烈引還鄂
 州圍解分註請
 稱臣割江南為
 界歲奉銀絹匹

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其嚴。嘗諭曰。汝
 輩若得朕獎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
 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堅守不下。遂死之。樂音

 未聲更音
 庚改也

 ○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
 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請元
 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
 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阿里不
 哥欲襲尊號。郝經曰。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
 行赦。江上欲歸。得于願。太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
 重。輕騎而歸。直造天都。遣二軍逆太行。露輿收皇帝坐

元世祖即位
賈似然之遂即位建
道和元守統
稱臣納幣
之事

兩名二十方開
阿藍答兒等謀
立阿里不哥乃
許之遂拔營而
去
補按忽必烈北
還時諸合丹莫
哥塔察兒俱會
於開平旭烈亦
自西域勸進惟
阿里不哥不至
廉希憲等力言
先殺制入後發
人制逆順安危
問不容髮宜早
定大計忽必烈
然之遂即位建
元守統
補按加賈似道
少師封衛國公
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殺和林差官諸路安輯命
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太寶有歸而社稷安
矣太弟然之乃許以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寨而去留
張傑關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牙之兵造去声 昇音 入余使 去声
康申景定元年元世祖皇帝 中統元年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
弟也憲宗既殂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
哥憲宗后聞之遣使馳至鄂請速還春二月至開平諸王
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元兀良哈牙會張傑于鄂州
帥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其後軍于新生磯遂匿其
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

元世祖
郝經
乘經
盟

將士進官有差
補張氏曰嗚呼
不能為國禦敵
而能為國招敵
者賈賊也抑觀
賈賊自移鎮以
來蒙蔽朝廷屢
以退賊邀功為
言其計不亦奸
乎
補按元使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
來備好賈似道
方以鄂功自頌
俱奸謀呈露帝
幽之于貞州忠
勇軍營驛吏防
防守嚴密獄行
介佐或不能堪
經語之曰將命

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
賞資甚厚磯音 基○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曲○五月
十九日元建元中統○進中統交鈔○元世祖自將討阿
里不哥○元廉希憲大敗西軍于姑臧斬阿藍答兒及渾
都海○元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國師○元遣郝經來尋盟
且徵前日請和之議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營中撰福
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音 潮○元世祖既立
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好命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祖
善之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或謂
經曰蓋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

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夫經之言足可觀矣宋之群臣不言言則蹈似道之奸詐特可憐者理宗耳宋祚之亡已如經所見奸人可畏如此哉補唐義云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慮宋之將亡危如朝露及拘其行人果何義哉噫南宮之亡

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壇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壇為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驛吏防守嚴於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音的阻上声撓音開平声其先潞州人後徙順天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賈似道以為有知敵功諱言納歲幣恐謀泄

也理宗啓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補按閻郭門之柵也閻臣謂閻外制禦之將補按士慶言從在軍事未嘗開白似道似道倚

乃館經于真州經上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從人怒而闢死者數人居七年世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經歸世祖錫宴大庭自副使劉仁傑以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為人所尚氣節為學思致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于來麟官至廉訪使帝

賈似道忌害臣補按謝枋得獨者以趙葵檄給募民兵接趙軍今似道責趙葵徵債義不能償故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宜撫也

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躡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閻臣兵退行打筭費用法欲以此汚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

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辨乃上書似道有至千金而募徒
 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
 徵餘者使去聲 見音現○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辛酉景定
 二年元世宗中 統二十一年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蹕之議
 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
 整既而似道妬功譖士璧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
 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打筭軍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
 叛去瀘州屬川南止遷 止其逃避北兵○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
 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
 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

劉整 叛降

從者也 補按劉整遂籍 瀘州十五郡戶 三十萬除於蒙 古蒙古以整為 獲行路省兼安 撫使整驍將也 蒙古既得之由 是盡得國事虛 實而似道不以 為慮 補張氏曰劉整 之叛信有罪矣 然原其所自亦 非其本心也乃 似道迫之也嗚 呼似道驅良將 以資敵人是猶 撤藩籬以延盜 入實欲求皆資

李壇 東歸

書省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 統三年呂文德復瀘州○元
 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漣海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
 其父全官爵○元宰臣王文統坐與壇通謀伏誅○元史
 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壇復降于元元人誅之○元以董文
 炳為山東路經略使使去聲○元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
 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 統四年二月元以王德素為使
 劉公諒為副致書來詰其誓留郝經之故○三月初建
 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
 樞密院事以開平府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
 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

之不獲得於 補按劉整遂籍 部入朝於蒙古 文德遂復瀘州 詔改為江安軍 補綱目壇作理 補按李壇自忽 必烈即彼便有 南歸之志至是 以京東郡縣來 歸詔封壇為齊 郡王復其父全 官爵

元立 姚樞 言策 遺提刑青陽 炎至山東不敢 進而還八月蒙

古陪濟南李瓊
死之
補按蒙古建太
廟於燕京命僧
薦佛事七晝夜
歲以為常
補周氏曰自置
權場於對城然
後蒙古取燕薊
之計成而宋人
失襄陽之機決
矣蒙古以利誘
呂文德請置權
場文德許之然
則誤國之罪可
勝誅哉綱目持
書所以志其失
襄陽之漸云
補按堡小城登
軍界

建儲副以重祿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
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
納之○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劉整獻言於元曰
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
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去城以
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權場於
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
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
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
援會病卒復瀘之復音伏權場交易之所權音前襄城外
襄陽城外互市往來交易築堡堡障小城制置

昔星

元定 燕都于

補按綱鑑彗星
出極自四更見
東方日高始滅
詔避殿減膳詐
中外直言彗諫
士庶皆上言以
為公田不便民
間愁怨所致於
是似道力辨乞
避位帝諭慰不
許
補綱目史臣曰
理宗享國與仁
宗同然仁宗之
世賢相相繼理
宗四十年間若
崔與之吳潛皆
弗究於用而史
彌遠丁大全賈
似道竊弄威福

文德時為荆湖制置使為去聲○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彗星長
十數丈匹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乃不見
楊棟因指言彗尤旗因此遭論去國彗祿歲切彗妖星東
見如字蚩尤旗言○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太興府劉秉
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元改元至元時阿里不哥兵
屢敗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罕速帶音里吉合及其謀臣
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
謀臣不魯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
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
平初元善類滿朝有真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侍從人以

相為終始治邪之不逮仁宗宜也然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不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馬朝号曰理其殆庶乎

補共濟曰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廢實政當是時為監司守命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

比慶曆元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高之數年之政焉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寔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獎周程張氏及朱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是為度宗皇帝初元初年也從去声慶曆仁宗年号元祐哲宗年号

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呂東萊先生

度宗皇帝初名孟啟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多而不育鞠于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禔立為皇子

崇儒

賈似道專

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利物者也

補按度宗荒於酒色拱手推奸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賈似道左且粉飾太平天怒入怨以至滅

補按似道命劉良貴摺撫以罪

賈似道李於章州

規於汀州

補按遠州謂遠

隔之州也

補廣義云汴宋之將亡也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南宋之將亡

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聲歲甲子即位時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音啟猶子姪曰猶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規等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上書之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何基金華人號北山謚文

淳元年元以安童為右丞相伯顏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太保參中書省事安童水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阿卑不哥之黨千餘人欲置之法

安童侍側曰人名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之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

也黥配臨安府
學生葉李等於
遠州彼儒者之
獲無辜固不服
憤而當時國家
自底滅亡亦可
悲矣
補虛齊曰襄樊
東南之重鎮也
無襄樊則險要
失而東南不可
守矣
補按綱鑑帝以
似道有定策功
每朝必各拜稱
之曰師臣而不
名朝臣皆稱爲
周公理宗山陵
事竣徑奔官還
越而密命召文

重之至元二年爲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
以疾辭安童即親候之於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
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
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
古八隣部人初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遣入奏事世祖奇
之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廷臣乃以安童女
弟妻之拜左丞改右丞劉秉忠宗仲晦少從釋氏家於邢
州世祖爲王時從寺主海雲入覲應對稱旨遂留侍左方
秉忠書無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歷
以至衆伎多通之嘗上書數千言皆開國要務世祖即位
多施行之九征伐以從行秉忠在也祖左右不改舊服翰
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帷幄密謀定社稷大計聖明御
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舊服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世
祖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仍詔以學士資默女妻之
○丙寅咸淳二年元世祖至 呂文煥守襄陽元人自開互
市以來築城置榷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
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明所女及○似道建策

似道貪肆

德詐報元兵攻
下陀急朝中大
駭帝與太后手
詔起之似道乃
至至是又上疏
乞歸養帝命大
臣侍從傳旨固
留又遣中使加
賜日五十數持
授平章軍國重
事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養其
忠
補按綱鑑無稽
作無藝註猶言
無稽
補按元世祖至
元三年八月命
兵部侍郎黑的
給虎符充國信

西湖葛嶺自娛五百一乘湖船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
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舉削
非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更爭納賂以求
美職圖爲帥聞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潛輩爭
獻寶玉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
誓莫敢言者西湖在杭州西治平聲彈劾彈劾有罪也薦
○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爲使封世子南木合爲
北平王○賜日本國王書○初給官吏俸及職田○元封
太子忽哥赤爲雲南王○丁卯咸淳三年元世祖至
元四年元以
史天澤爲左丞相忽都魯兒耶律鐸降爲平章政事伯顏

票

主

史

卷一百一十八

六

東晉書

襄陽使持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又曰

其自命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按北條時宗執其使而斬之

補按蒙古主命國師八思巴創

蒙古新字頒行諸路凡十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補按文獻通考寧宗嘉定六年詔諸王官學改

作宗學補按語實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

元立按察司

三書

受圍

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

元戊辰咸淳四年元世祖至襄陽

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逢范文虎赴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

命三學士上書乞調諸道兵併力救襄不報

宗學上上

江萬里馬廷鸞為相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

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合思馬為帝師築堡鹿門山立

諸路蒙古字學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江萬里請援

兵救襄議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

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

之詰問認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似道權

傾人主諛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王外戚宦官近習

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服心不

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

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

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

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子為事略不為意

似道

推傾人主

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間堂延河流塑像

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自肆淫樂嘗與舞弄

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

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違事者輒加殿斥

補按帝師謂西僧八思巴也補松苗曰按希憲之對其意固善然其目則不當思者二字宜

西示注

子戒

謂行不宜謂戒如論語非礼勿視聽言動之類有可稱戒之義

補按元世祖至元七年罷制國用使司立尚書省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燕

領尚書省事因擅權

補按綱目六年二月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

衡固辭不許時阿合馬執傾中外其子忽辛有

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

家事權云云

臣當思為子當孝是也者方士請鍊太丹救中書給其所

需希憲奏曰前世人多為方士誑惑幸得壽不假靈

于太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

無上壽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

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

祖曰卿慮阿合馬及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

不由此者世祖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衡

阿之語

○辛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劉秉忠許衡進所

定朝儀○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司農卿○放水軍七萬

造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以許衡為集賢太學士

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

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降古匪獨狄家且唐

之為言湯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

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

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

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以貶我太祖

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國四振大聲

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降古匪獨狄家且唐之為言湯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以貶我太祖

補按集賢殿名補按許衡開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為齊長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

補廣義云魯齊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補綱目集賢馴致猶言遂致造者書之湯誥凡我造邦南湖曰

西元

上

卷七

宋度宗

六十二

三

曰天則其名太
 誇曰元則其義
 頗隱蒙古擇斯
 二者之閒故不
 白天而曰元
 補易乾象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始終六位
 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物
 咸寧本義云大
 哉嘆辭元大也
 始也乾元天德
 之大始故萬物
 之生皆歸於以

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
 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為萬邦尤切體仁之
 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
 子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音九反於戲於音烏戲
 ○壬申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葉夢鼎再相以與似道意不
 合去○襄陽陷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
 昉作亂而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
 苦爭及劉整策行重兵圍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扞禦備
 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糧食未乏衣裝薪芻無所措辦至

夢鼎再相

為始也
 補南宋紀樊城
 既陷阿木益兵
 攻襄文煥力不
 能支會元三降
 詔諭文煥曰尔
 等拒守孤城于
 今五年宜力示
 主其宜也然執
 窮援絕其如數
 萬生靈何文煥
 乃降
 補按綱鑑似道
 以去要君帝勉
 雷益堅命學士
 降詔天祥當制
 時內制相承必
 先呈稿於相天
 祥不從似道意
 不滿諷別院改

撒廬舍為新緝關楮為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為元人之
 用制臣如制置使之類調撥調遣援兵關楮關會之紙也
 如今之鈔楮音楮上聲木名皮可為紙降音項平声下
 並同為元
 之為去聲 ○賈似道累章出督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累上聲 出督累上 ○元併尚書省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
 章疏請出督軍 ○元併尚書省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
 王○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為
 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
 時年三十七矣要平 ○癸酉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平
 白毛如銀線菜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
 制范天順牛富死之○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
 家勤儉強於自治愛兼盡不嚴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

文致

平地

作天祥丞求辭職遷秘書監似道使官張志立劾罷之

補按綱目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願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盤盤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雷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

補按乘忠卒在景定十年綱目

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盤盤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雷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

補按乘忠卒在景定十年綱目

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喪之間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復音

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熈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熈音

孝恭懿聖皇帝名熈皇后呂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臨朝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皇為吉王弟永國公為為

顯

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皇為吉王弟永國公為為

劉秉

秉志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乎甚至

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

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

占事如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

補按天澤姚樞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

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

天澤伯顏總諸

澤史天澤伯顏南

澤史天澤伯顏南

信主音是○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以天下為己任知

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城燕都皆

秉忠相其地至是無疾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

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

之至是八年秋八月劉秉忠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

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與異平

昔自號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元命中書平章史天澤中

書左丞相伯顏帥諸軍南侵陸辭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

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有疾而

還尋卒先是世祖遣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根有終死

標注十八史略卷七 南宋孝恭 六十四 陳山莊藏

道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補按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懼趨淮西。十月伯顏攻鄂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港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鄂。守將邊居誼死之。又拔陽邏堡。賈貴棄師還。伯顏遂會阿木趨鄂州。朱禔孫將兵救鄂。不元至而還鄂州降。

有太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執。欲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太節論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其立論出入意表。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言。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出淮。四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都統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貴力戰。元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宜撫朱禔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沙市新城沙市鎮在江陵城外十里。帥音率。樞音祀。

鄂州降。○天自山崩。臨安主山。○詔天下勤王。○乙亥。德祐元

伯顏大會兵于襄樊

天崩山崩

詔天下勤王

乙亥德祐元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

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

出淮四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

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

市新城都統邊居誼帥所部

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

貴力戰元兵出其不意兵敗

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宜撫

朱禔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

鄂州降

天自山崩

劉整憤死
似道督軍
遷延不出

補綱目撰作禮蓋誤寫也

補按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由

三歸咎于上下以自解呂中曰

似道國已魂落膽沒矣是夜三

鼓鳴鑼一聲十

三萬兵須臾而

散其身維揚雖

十斬何救於國

事

補按南宋紀初

勤王詔至贛天

祥捧之涕泣乃

發郡中豪傑并

結溪洞山蠻有

眾萬人遂入衛

其友止之曰今

太平將趨將音

安慶府屬淮西

即舒州未至三

日似道未

至三日之前官

資陞轉官品已

未庚申蒙哥侵

伐之時亦

未

未

未

文天祥 敵兵三道鼓行 破鄂幾薄內地 君以為合萬餘 赴之何異驅群 羊而搏猛虎天 祥曰國家養育 臣庶三百餘年 一旦有急徵天 下兵無一人一 騎赴者善深恨 之故不自量欲 以身殉國天下 忠臣義士將有 聞風而起者義 勝者謀立人眾 者力濟如此則 社稷猶可保也 補按臺諫侍從 皆上疏乞誅似 道太后不許王 衛傑入 張世 段之 貶鄭 似道 朝臣 霄道 忠臣 趙昂 發為 忠臣 王 兵勤 祥墓

許官資竟 無其實 ○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殿帥韓震謀劫遷都陳宜中以計誅之○池州破通守趙昂發將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顧不能為忠臣妻耶昂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棺葬焉池州屬江東將音漿○建康破趙淮死之趙淮葵子○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戒嚴防○王爚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本受賈息至是亟劾賈以自解論音○似道赴貶鄭虎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州即廁上拉其胸殺之父仇似道與虎臣父有仇○張世傑以兵入衛元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

文天祥 衛傑入 張世 段之 貶鄭 似道 朝臣 霄道 忠臣 趙昂 發為 忠臣 王 兵勤 祥墓

煇論再三乃降 三官務州居住 方回復上疏論 似道悞詐貪淫 編驕各專恣謬 十罪太后猶不 聽合上言似 道以如賢無比 之林甫自託於 尹周以不學無 術之靈光敢效 尤於莽操云云 遂循州安置藉 其家似道時寓 建寧之開元寺 侍妾尚數十人 虎臣至悉屏去 撤齋蓋行秋 日中窘辱備至 既而次南劍州

煇論再三乃降 三官務州居住 方回復上疏論 似道悞詐貪淫 編驕各專恣謬 十罪太后猶不 聽合上言似 道以如賢無比 之林甫自託於 尹周以不學無 術之靈光敢效 尤於莽操云云 遂循州安置藉 其家似道時寓 建寧之開元寺 侍妾尚數十人 虎臣至悉屏去 撤齋蓋行秋 日中窘辱備至 既而次南劍州

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徵諸帥入衛夏貴有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夢求溫公五世孫音音音上聲○六月庚申朔日蝕晦宜鷄栖于時咫尺不辨人物自已至午明始復蝕音食日月虛日蝕音音時維宿所○留夢炎相○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洞音洞溪○吳門郡名即平江府以尚書之官○州郡連降元兵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軍堅守闕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遣使和吳江縣○詔天祥等罷兵○潭州陷

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將音漿李芾號肯堂守潭竭方備禦凡八月出戰屢捷而元生兵日增芾不能支

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携家人登樓大安積金銀於兩階酒半酣令劊子將金銀去却令取刀來芾令從頭殺其人到尾殺我闔門皆死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劊其腹而死劊子名沉惠亦可謂烈丈夫者矣

丙子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秀王與暹奉皇克益王是皇弟廣王昂等航海航海浮海避難世傑去朝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里

○宣中夜遁○文天祥右丞相辭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辭

○賈餘慶與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元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內附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與少帝伯顏遣宰執先赴大

南入元兵不出使天祥降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時勸王師尚三萬人

補按伯顏軍象鼻山太皇遣使

三宮北遷

秦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初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翠亭山師皆會天祥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奔許白太后遺應

宋帝至上

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遺應

端宋即位

補按綱鑑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后以疾雷內補靜軒周氏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逆

封瀛國公

歸溫州之清澳

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逸去而逃

○三宮北遷宮室駙馬官人內侍太學等數千人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駙馬天子婿苗再成守臣苗姓再成名幾音機

○五月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益

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蘇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是為帝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溫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恭王

得間隙

○三宮北遷宮室駙馬官人內侍太學等數千人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駙馬天子婿苗再成守臣苗姓再成名幾音機

成守臣苗姓再

○五月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益

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蘇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是為帝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溫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恭王

副元帥

王是為帝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溫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恭王

天祥開督南劍汀州
太駕還後信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涉涉皆棄奮忠與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補按綱鑑曰端宗諱是度宗長子恭宗之兄在位三年為元兵所逼年十一崩於嶺南之碭州
補按分註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

端宗皇帝名昀。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遙上
 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
 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
 后。同聽政。是古文。封廣王昀為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
 世傑火保。○文天祥至。除右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
 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
 冬十月。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來會。
 時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
 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深將一軍趨贛。
 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

宜世中
 世傑
 素帝
 航海

開府南劍州取
 江西
補按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兵三十萬八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補按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未幾浚與去疾降元浚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

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建昌軍南城人。橫鄒淵與元
 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崗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
 天祥為製服哭焉。○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
 遂侵福州。互中世傑素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
 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阿
 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
 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因趨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
 大義。誅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
 縣。與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元中書政事廉希憲

庶布補元紀至元十

七年希憲自江

陵以疾召還太

子遠復問之希

憲曰臣病無足

憂所憂者太姦

誤國群小附之

病之大者也十

一月卒伯顏曰

廉公宰相中真

宰相云云

補周靜軒曰輕

行而掩其是

時天祥敗走諸

將皆死得非其

忠義有以固結

之乎時賞等皆

能全節而不偷

生以苟免者由

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

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

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

名言○六月天祥敗元人于粵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

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

傑回師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

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

至乃引兵走即鄒鳳于永豐瀨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

至方右嶺恒及之輩信拒戰箭被射而死天祥至空阮恒

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

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

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

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

其長子道生及杜濬鄒瀨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

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

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

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一子死于道○廣州

陷○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

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再遷

于并隩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隩執俞

天祥家屬送于燕

補分註帝至并

澳颶風壞舟帝

溺幾不救遂得

其必有不棄之

良心焉耳

又曰今託諭占

城去而不返甚

疾之之錄余謂

天祥家屬送于燕

補分註帝至并

澳颶風壞舟帝

溺幾不救遂得

標語

注

卷七

南宋帝昀

六十九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補按綱目并陳作并陳 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城古音瞻陳音郁○戊寅景炎三年元至十

補按綱目并陳 江浦○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補按綱目并陳 帝舟遷于碇州夏四月帝崩于碇州陸秀夫立禱王為帝

補按綱目并陳 是為帝昺補音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氏同

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太子尚在

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

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

帝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祥興而外碇州為翔

禮以淑其子茲

帝崩

補按綱目并陳 中大風又云南方颶風以其四面俱至

補按綱目并陳 少康有眾一旅田一成遂滅桀

補按綱目并陳 澁而中興

補按綱目并陳 夫當與國同死

補按綱目并陳 之際而猶講大

補按綱目并陳 學以匡其君尹

補按綱目并陳 殺當舉家同死

補按綱目并陳 之際而猶行冠

陸秀夫立帝昺

二賢者何若彼迂耶蓋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未死以前一時一刻雖顛沛必於是也此固末

補按綱目并陳 效亦道學諸公

補按綱目并陳 有以培養人心

補按綱目并陳 者歟

補按綱目并陳 補南宋紀初世

補按綱目并陳 傑以碇州不可

補按綱目并陳 居而崖山在海

補按綱目并陳 中去湖廣各四

補按綱目并陳 百餘里兩山相

補按綱目并陳 對勢頗寬廣中

補按綱目并陳 有一港其口如

補按綱目并陳 門可以藏舟世

補按綱目并陳 傑以為形勢之

補按綱目并陳 地天險可扼以

陸秀夫書大學章句

補按綱目并陳 大星

補按綱目并陳 南流

補按綱目并陳 陸海

補按綱目并陳 中星

補按綱目并陳 餘千

之

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

略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

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

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

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見音現○六月帝舟遷

于新會之崖山○有大星南流陸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

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効敗于江西之

罪亡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

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

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

自固乃奉帝移駐馬遣次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營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楫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匠造捍捍製器仗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補按綱目弘範至厓山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遂發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

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字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處上葬端宗于厓山○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上都○己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

元人招世傑不從一字陣破海中中艦外懸見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秦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

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求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自夕大戰元李

傑有甥韓在元軍中云云補按綱鑑註韓音似附松著岸曰賊

補又按海逼也○二月戊寅朔世傑將陳寶叛降于元己卯都統張達

夜襲元師敗還元人進薄世傑之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

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

道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

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

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

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

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

宋師旗仆

補又按安南作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

補又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

補又按安南作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

補又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

補又按安南作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

補又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

補又按安南作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

補又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

補又按安南作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

補又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

陵秀夫帝崩

揚皇崩

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心登岸樓露

香祝曰我為趙氏云云

補綱目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

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

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強以

革其弊用非其方馴致焚燒建

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

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

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

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

傑乃與賴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

宋亡

終庶之心歟補按十月至燕館人供甚盛天祥不寐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勵操愈堅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手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

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
 宣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遂覆
 世傑溺焉宋亡為趙之為○厓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
 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致心以事宋者
 事今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
 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
 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
 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宋之故臣亦有由嶺海走安
 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於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
 子天祚立天祚卒於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於嘉定子昊

關嶺表攻城略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時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

自立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為
 國皆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昊且時承奪其國傳子威
 是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是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日烜
 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康
 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搏亦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
 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
 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走音奏紹興高宗年號淳熙淳熙年號

宗年號翰舊本作朝非嘉定寧宗年號岳忍感切邵雍康節先生出帝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靖康徽宗被執之年德祐少帝被執之年陳搏希夷先生自太祖云自太祖至欽宗凡九世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凡三

百二十年而亡。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大尾

村瀨易城

中田幹母

補訂

東 京 書 林

北畠茂兵衛
山中市兵衛
小林新兵衛
丸屋善七
江島喜兵衛
北澤伊八
柳川梅治郎
博聞社
水野慶治郎
石川治兵衛
小林新造
東生龜治郎
山中喜太郎
大倉孫兵衛
吉川半七
岡村庄助
林安之助
島屋平七

山中孝之助
坂上半七
牧野善兵衛
中川仁兵衛
松山堂
高崎修助
原田庄左工門
高橋平三郎
稻垣武八
有則軒
內田芳兵衛
介田太一郎
田中和助
青木國次郎
各府縣書林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三木美記

岡田茂兵衛
岡島真七
松村九兵衛
山岸彌平
辻本新太郎
吉岡平助
前川源七郎
梅原龜七
藤井孫兵衛
田中治兵衛
川瀨代助
片野東四郎
栗田東平
東崖堂
全
三浦源助
勢州四口市
伊東善太郎
遠州濱松
白水健治
遠州掛川
三原屋甚藏

駿州靜岡	廣瀨市藏	武州秩父郡	井深東平	下總水街道	增田為吉
全	佐藤俊平	全鶴ノ巢	長島為一郎	下總堺町	高木直次郎
豆州沼津	吉成壽三郎	全酒和	藤屋源助	全岩井	甲賀屋長平
靜岡	青木榮次郎	上州前橋	黒崎長三郎	全	中村善吉
藤枝	鱗鳳堂	全	柴田量平	全古河	長谷川安太郎
掛川	松屋好五郎	全沼田	藤屋彌右衛門	全佐原	朝野利兵衛
濱松	谷島源三郎	全	塚田佐太郎	全銚子	石井藤七
全	天野角太郎	全	山田金兵衛	全	飯田今治
豆州三島	飯田市右衛門	上州桐生	白木屋藤七	全佐倉	吉田傳右衛門
相州横濱	池田幸吉	野州榑木	小林八郎	下總佐倉	鍵屋藤右衛門
全横須賀	金田金次郎	全	叶屋儀右衛門	全八日市場	木内嘉兵衛
豆州三島	朝日仲次郎	全宇都宮	佐藤靜雄	全	日暮市郎右衛門
全	小西又三郎	全	石塚喜一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相州小田原	米屋忠兵衛	全	田中庄太郎	全	徵古堂
全藤澤	川上九兵衛	全	萬年屋忠兵衛	全	青柳詢一郎
横濱	師岡伊兵衛	上總東金	多々屋嘉兵衛門	全	五明堂正八
武州熊谷	松枝悦三郎	全木更津	織本彌惣	常州水戸	松信善之助
全	杉浦平左門	全	鈴木長兵衛	全	川又銀藏

常州水戸	澤屋貞治郎	鉾田	田山彦右衛門	全	龍田屋万助
全	須原屋安治郎	全江戸崎	泉屋半兵衛	全福島	大宮屋周助
全	柳澤支店	版手	坂本泰助	全	上野屋彦太郎
全	南部屋吉三郎	柿岡	山城屋武助	繁城	寶來屋太平
全	林德十郎	太田	脇尻茂兵衛	全白河	奥村市右衛門
全	加藤龜三郎	全	小川與右衛門	全郡山	小野屋茂助
全上蒲	塚本權右衛門	全	鈴木安兵衛	羽前鶴岡	小池藤太郎
全	寺田清兵衛	全	宮田雲城	今山形	八文字屋 太右衛門
全	近江屋利兵衛	信州松本	高見甚右衛門	全	市村屋 五兵衛
全	柳澤平右衛門	全上田	鼠屋甲藏	全上ノ山	万屋利七
全	寺田新助	全長野	小栴屋喜太郎	陸前弘前	武田莊七
全	大黒屋彌助	全	葛屋伴五郎	全	玉田平治郎
全石岡	高木市兵衛	陸州仙臺	伊勢屋安右衛門	全	野崎九兵衛
全	近江屋清助	全	佐藤喜兵衛	全	石井常吉
全	岡野屋利兵衛	全	阿邊新三郎	全	宮本甚兵衛
全	大坂屋重兵衛	全石ノ巻	三陸屋利兵衛	全	荒關甚七
全	岡野昌治	岩代赤松	田中利兵衛	全	關清六
全	筆屋健治郎	全	齋藤八四郎	陸奥米町	池田吉助

陸奥米町	柿崎忠兵衛
全	松森嘉助
全八ノ戸	浦山政吉
全	浦山太郎兵衛
全	伊藤吉太郎
函館	魁文社
全	常野嘉兵衛
青森黒石	岡崎春次郎
野邊地	野坂久五郎
盛岡	池野七太郎
一ノ関	高橋久兵衛

明治十五年九月廿日版權免許
 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別製本御届
 同十八年三月出版

定價金貳圓

福岡縣士族

標註人 笠間益三

福岡縣下三池郡橘村
 七百五十番地

東崖堂

出版人 富田彦次郎

東京々橋区桶町壹番地

發兌書林 東崖堂
 東京 大阪

